

四庫全書

集部

聞過齋集卷六

元 吳海 撰

書哀辭傳

與林待制書

向在山中承不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目有翰林國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與執事之宜為是官也竊用為喜若其去就尚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嚴犯之恐

得罪閒有曰身病母老難可以遠將母而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烏有奉百齡之親即萬里之仕哉又有評是數說者曰為前之說者通人也為後之說者拘者也又有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而吾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十八九如後之說十一二揣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比度較量也海實無識但愛公不啻衆人忽聞車從欲出驚遽皇惑凡今日從臾之徒常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今日獨可取乎近而

公之子姪與親黨遠至公之交遊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況公之心亦未可知乎海惟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別後答貢尚書書

海草茅賤士居遠于市廛游絶于公卿無名譽于時嚮者先承車騎枉顧謙撝所被揣分奚宜頃因別次閤下握手惓惓久不忍釋稱古之贈言者必令進其聾瞽之說以裨盛德萬一海一時不敢奉命退而思之閤下于

我若是果知我何如哉誠感閤下之情不能自已故託書以謝竊惟古之君子道已明德已立年位已高聲光已流則汲汲然作成後之人而所謂作成之者非但寵之譽藉之勢而已必教之以不能勸其所未至增而益之開而大之使各成其才德也才德既成靡不適用然後稱道而薦達之雖不稱道薦達而其聲譽爵禄皆可自致古之先達所以作成人材若是故人不能忘也今之君子不然其于人一切惟禮貌之有加推譽之過情

又拊摩而喚休之恐或一人不得其懽心焉在下者以是為恩在上者以是為德由是先達不能作人而後進之成亦不逮夫古矣是不特一方為然而天下皆然則既習以成風矣士大夫風俗壞國祚隨之吁可畏哉始閣下來閩閩之人士奔走雜沓以俟進于門下者若水之赴壑有獲一承顏一接語退而莫不充然自得不知閣下何術致人若是將别有異說速化之耶毋亦姑奬借以慰其意俟其終將奮厲以有成也今而三四年矣

夫才亦難得也游于閤下之門而拔十得五豈無才俊之士而不得所成就亦誠可惜也方今名德爵位如閤下才學文章如閤下人所趨信如閤下而不以古道自任不汲汲然作成于人徒使人之恱已閤下亦安取人之恱已為此不肖之所甚惑也累承下問不敢有告誠感閤下臨別惓惓之誼故竭區區吐口之不能言者誅譴敢辭惟望存察

復陳左丞書

月日海再拜復書左丞閤下海田野之夫閤下悮聽而過詢之以謂明智之士夫明智之士慮足以周物敬足以識機毅足以有決故緩急濟于用而不失其正如海賦性顓固猥執所學不能變通每覽載籍觀前代之得失覩當世之行事雖竊以為私憂然念道與時違才比衆劣遂退伏泯默将三十年其自處誠以審矣閤下忠信仁武誼安一方八閩之人獲存視息一旦一暮悉由公賜顧强敵未盡克四方未盡敉閫謨遠畧固當汲汲

今賢人俊士彚在軍門竒謀廣策収拾畢用如海疎陋實無所取虛辱來命惟增悚惕海頓首再拜

與使者書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于世而士之懐材亦思見用于世雖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懐材者綽綽有餘然其志實常相通未有禮意俱至而不就者也故有材不適用用不適時徒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敢應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强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

海自總角迨今既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荒誠以賦性愚戇遇事疎拙故自有知以來絶意當世非不欲進不敢進也非固欲退乃安分耳屏居村落忽郡文學至門奉閣下嚴命見招閣下悞聽何人以僕為賢耶閣下悞聽而求之在閣下不為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為過矣且國家安取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謀人之政乎僕向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實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飾曰自修

見夸大謂多能見隱伏云高尚閤下勿遽因人言而信
夫人之知人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子曰吾斯之
未能信辱閤下意待之勤且厚何敢不以情告乎況海
之事勢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廢逾
年不能離床第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夕憂惶
宿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惻之憂惟閤下高明仁恕
老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使海得侍奉菽水湯藥誠
願誠幸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為養計多得餘日以

酬大恩古人所謂烏烏之情惟閣下憐之本欲趨謁實恐閣下不知此情遂加促迫是以不敢而布書左右伏紙懐感惟望情恕

與秦景容書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别尋至河口追餞不及沿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烟塵蔽隔音問難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

云因足下稱説嗟乎足下乃有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廢適年起止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是亦幾廢今鬚髪盡皓無一莖黒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下寡婦痴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興念五内摧碎惟足下為僕念此又凡今日求退者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茍欲倡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足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投鄭彦斌書

衰病之悰久願與世疎隔足跡數年未嘗一至城府親戚知舊吉凶慶弔之問亦絶往來非是無情但欲省事庶幾不撓于心少延微軀幸畢大事免為天地間罪人耳去年使者見招倉猝奉書吐露情悃深頼仁慈不奪素志近日邑丞下逮又承使命召赴史局僕驚悸迷惑寢食不安雖有親戚朋友不能告愬是用僭越干之執事夫僕多病質弱未壯已衰此人所共知也舊有脚疾

不時發動發則重腿不能點地痛楚不可堪勝亦人所共知也去年病瘧以丸藥塞耳瘧雖得愈反受聾病遂成廢人與衆語言以指畫掌旁觀笑侮誠可羞耻如此何復可以見人夫史事當紀實以傳將來如僕僻處窮山時事全不通曉加以聾聵人雖告之不聞如此可令給事文字之末耶方今士大夫材識者不少可使編録必能成就如僕摧憊之餘如更强之以不能將喪心失志言不能成竊復思念萬一官府不聽迫令驅使委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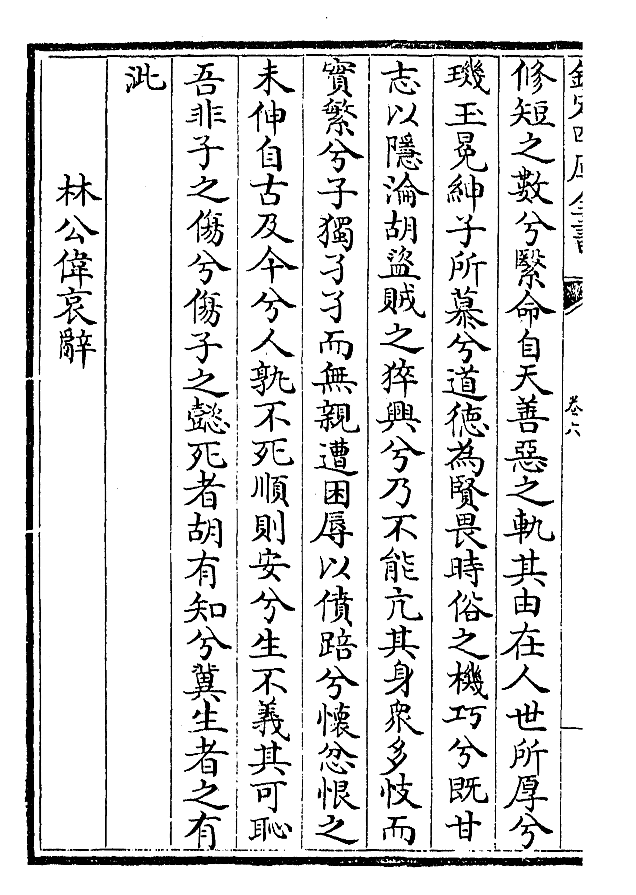
敢承命寧受罪責而不悔執事知其久廢之無用閔其情事之未伸丐白一言俾得從容養痾以存視息而久死之骨得遂歸藏則海之銜感當何如哉臨楮傷切惟幸孚察不具

黄孝仲哀辭

至正十九年夏四月日清廉里黄孝仲卒其孤幼未能有知其家貧其葬未有期予與二三友哭之哀求表孝仲之良而當世名公無識之者孝仲又無事業文章足

稱于世予閔之孝仲少與予同學孝仲能潛心以力故能博記經史子傳百家雜言治尚書于詩易無不通喜考古制名物度數性沖淡簡嗜慾色温而氣和貌若處子體若不充衣語若不出口聞不善面發赤若自愧外與物無忤而中實臧否寡與人交或終歲不至城郭人有犯不與校衆以為懦易之自紅巾後民狃習于亂是歲四月盜復熾城外多從之孝仲挈家走逃山中里惡少年知其處迫脅之不從縱笞掠不勝其毒驅以行過

常思嶺孝仲竄伏深林匿四日不得食會賊敗乃歸時餓已困猶奮然率鄰保勢脅已者欲治之為鄉尊長所抑孝仲惟一子幼甚愛子覓果孝仲抱入園將取果弄之覺瞑眩遂仆而斃嗟夫孝仲之善裕于身夫子所謂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者與有扶植之豈不熏一鄉哉死不以其疾又不臻于年善可欲而世不知予知之而不能顯詎不可閔也夫孝仲名則忠初字伯慈繼予更其字死年四十六辭曰



修短之數兮繫命自天善惡之軌其由在人世所厚兮璣玉冕紳予所慕兮道德為賢畏時俗之機巧兮既甘志以隱淪胡盜賊之猝興兮乃不能亢其身衆多忮而實繁兮子獨孑孑而無親遭困辱以僨踣兮懷忿恨之未伸自古及今兮人孰不死順則安兮生不義其可恥吾非子之傷兮傷子之懿死者胡有知兮冀生者之有泚

林公偉哀辭

子壻林公偉少從學于予予擇于諸生而妻之性恬靜
好學自力介然有守不隨流俗所尚與人交誠以莊不
喜諧謔初若淡然終乃覺其可親其素質類吾友黄君
冀仲其文學類吾友盧君希韓其自守類吾友鄭君以
宏是數人者皆已歿而公偉不幸亦早死顧其家貧母
老父喪積年不能舉遺孤在襁褓存者無以託而為生
歿者無以畢大事不特其賢之可痛也昔書隱公愷悌
樂善居官有惠政以福禄壽考終予以公偉之性行狀

貌酷肖其祖意其畸蹇一世其壽考必將近之何謂遽如是耶長歌之哀逾于痛哭辭曰

惟人之生天地賦形短修厚薄之不齊兮孰尸之不得其平賢何困仁曷不壽兮暴奚富不肖孰與之修齡將世道反覆使之然兮毋天人好惡之異情子生之不辰兮年方幼而禍嬰貌孤生其何如兮危朝露與秋螢既純粹又好修兮繫性命之孔靈追遐躅于往哲兮味浮載于遺經不事外以衒燿兮惟内篤以省成衆横騖以

縱𩣡兮子獨守夫沈冥衆飾夸以隆譽兮子獨保夫堅貞夫豈無翼不飛兮無味不鳴劇角鎩羽兮虞為犧牲摩光剷彩兮懼為指名魯所懐之未展兮嗟溘死而不見夫河清嗚呼大羮不調兮誰識珍烹大玉不琢兮孰知精瑛豈斯文之欲喪兮吾道將不行夫人豈不死兮吾知子死之不瞑人孰不傷兮惡知我至痛之無聲

阿彝哀辭

汝之生兮不如無生何既付之性兮不畀之以齡念汝

幼揹以如瓠兮炯雙眸之晶熒迨初脫于襁褓兮始學步而伶俜或攀緣于書閣兮亦蹀躞乎家庭曾角㠾之幾何兮儼首弁之如星性静默以自守兮闕淳篤而有經内祖訓之攸服外師模之是承既勞心于典籍兮復致力乎溝塍耕與讀之不廢兮吾謂汝家之當興年十五而踰二兮勢如日之方升天何降此疾癘兮嗟遠近之相闕遭毒焰之孔熾兮遂羸困而弗勝汝胡罹此不幸兮與秀隕闕為朋惟汝仲之孑立兮形弔影之煢煢

父擗地以欲絶兮母泣血而無聲叔悼令姪弟惜賢兄
祖創深而痛巨兮懷百感而憂并噫樹之未茂兮疇擷
其英器之不欲兮故挨其成身不得享其眉壽兮學未
足成其令名孰為修鵬巨椿兮此為朝菌與秋螢嗟汝
之生兮不如無生嗚呼使我痛汝兮難為情

王山人哀辭

物之生必有死兮天命固然死者不可復生兮故死為
人之所難仁者殺身以成仁兮義者忘軀而狥義彼甘

之若㓰豢兮棄餘生猶唾洟偉哉子之耿介兮既任直
又信修思古人以自範兮醜時俗與沈浮艱難險阻之
備嘗兮盤錯亦云其屢試抒所懷之未竟兮山河忽而
頻改退静伏以默默兮閲天星之既終何鵠板之搜賢
兮空藪澤而不容拊今昔之異時兮中激烈而忼慨謂
女子之事人兮猶且從一而無二吾豈夫之不若兮曽
不顧夫廉恥吾亦焉用此生為兮遂引决而永逝山雲
淒其動色兮溪雨愴而增悲松嗟栢怨蘭桂悅兮白鶴

嗷而玄猿啼彼負義以偷恩兮羌不失其富貴此秉節而不渝兮乃獨得乎顚頷維綱常之在世兮如日月之行天子自擇死兮寧不為賢嗚呼國安有鬼兮相見乎下泉

擬招

林懷之數嘗言高羅田林升之賢詢其為人曰和而不汙簡而不抗坦然樂易與物無競真隱德君子也適予至其鄉凡其親戚鄰里

故舊賛之如出一詞噫信可謂善人也已又聞其人豁達瀟灑性恬淡薄于世故未四十即鬒角髻鹿裘索帶游心物外慕養生導引之術未幾被邑薦授滎縣簿不樂案牘之勞違其素志踰年得疾以卒衆咸惜之觀其畫像有出塵之趣想其雅度愛之而不及識也其子方將入蜀負喪往來有二萬四千里之勤為賦招魂一篇亦寓途追悼之意云

魂兮歸來兮蜀都不可以留些叢山峷嵂陰穴虎豹宮
猿猴些長江鬱怒迅疾千里絶安流些湍烈矢激怪石
林立森戈矛些榮鄉窮僻簿書填委期集稠些麀鹿奔
走終日不得暫夷猶些大塊假息顧念往日端若浮些
羌微髪鬼惡厲不可與為儔些魂兮歸來蜀都不可留
些魂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歸墟極望眇茫瀰些溢
薄地戶浮天倪些曜龍銜景掛桑枝些天吳海若驟悶
尸些昧谷杳冥窮崦嵫些弱水一羽力不支些白虎鑿

齒猛狻猊槃瓠雜種羣迷離些炎荒鬱蒸祝融宅些沸波汝湯火井熇些有蛇人面淵伏射些烏蠻拳髪袒裸裼些魚鼈腥穢生啜食些朔方幽都闕寒兢些日月不照黝冥冥些禽獸殄育草木不生些魑魅魍魎淡縱横些伺物出入加侵凌些芒芒土中莫后祇些畫區分野禹力胼些千里斷絶人行稀些白骨夜泣風凄凄些陰燐四出星月悲些烟雨白晝長紛霏些魂兮歸來不可之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山川宛昔景物繁些榕陰百

步蔭相連些石梁度水瀨潺潺些春華錯綉爛晴妍些沚有昌歜沼有蓬些菊爛熣燦黃金錢些冬雪眩曜瓊瑤天些終歲娛樂足盤桓些歸來歸來高羅田些宮室闤闠侔若市廛些崇閎俯衢瞰清泉些涼館燠室華且鮮些幄帟張設樂具懸些圖籍博局陳後先些融神適意在所便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沃壤蕃殖多豐年些九穀登熟飫糗餐些宿醞五投滑且堅些鷄鶩舒鴈羔犢豚些蔬擷于圃矢魚淵些調芳百味斷葷膻些醉飽

既具燕安兮魂兮歸來高羅田兮室滕婦孺迎修門兮
僮僕婢御左右分兮思極想象意精專兮肸蠁悽愴目
睊睊兮載進載入無逡巡兮高堂德幕啟靈筵兮盥沐
頮浴湯若蘭薰兮饌羞牲齊衆豆籩兮沈檀具爇晝燭
如椽兮圖畫設像儼當軒兮克肖對越語不傳兮衰麻
菲屨杖經環兮哭聲上籲達皇天兮拊膺頓地淚迸泉
兮痛毒酷烈中涓涓兮夢寐或通志意宣兮宗媼世姻
有弟昆兮骨肉恩愛念棄捐兮哀音不絶思纏綿兮山

靈蛩怪來蜿蜒些寒虫助悲咽鳴蟬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祖兆北域考西阡些松栢嶷嶷翠生烟些精神聚會長周旋些福澤後嗣永載年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七巖秀色霄漢連些白雲英英常巢其巔些靈鳳白鶴時往還些真人恍惚下翩翩些子如從之可登仙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

友石先生傳

先生羇人也不知其姓名宦遊南方遭世變易屏居遠

迹棲止于龍泉之上攣冠卉服葛屨繩帶與樵童牧豎田夫漁父雜處于沙門法雖不甚解然時往來聽其談論性簡易喜讀書吟詩飲酒酷有山水癖四時朝昏不問寒暑曳杖入幽林深谷攀高崖絕壁覽飛流潺湲每遇石處必坐坐則咄咄肯首自語嘯歌盤桓或解衣而卧既去復返眷戀不忍舍雖日過百石率用為常户外有磐陀陰雨不能出則倚户佇玩清夜月出必就與蹲踞俯仰或賦詩一篇奏琴一曲然後引杯孤酌陶然至

醉不知天地之大今古之變身世之無何日月之不足也故凡龍泉之上日以為異人或問曰先生若是其愛石者石豈有聲色臭味之可悅而愛之若是若將與為友乎先生曰是固然夫天下之物皆有所好而人各有所嗜嗜不同者不可以共語也何獨是乎無聲色臭味乎聲色臭味果能使人樂而亡死哉吾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臭令人鼻亂五味令人口爽使我好之其如害何若石乃獨與我性合故愛之自我之愛

之也聽之過絲竹覩之逾丹青逆之溢椒蘭甘之越芻豢石雖不言而以其形喻終日與我若相唯諾者而又不吾禍吾奚為不愛之哉且吾之耳目口鼻已與石化矣而吾心則又闕然矣而吾與為友又何間焉問者無以復由是衆咸稱之友石先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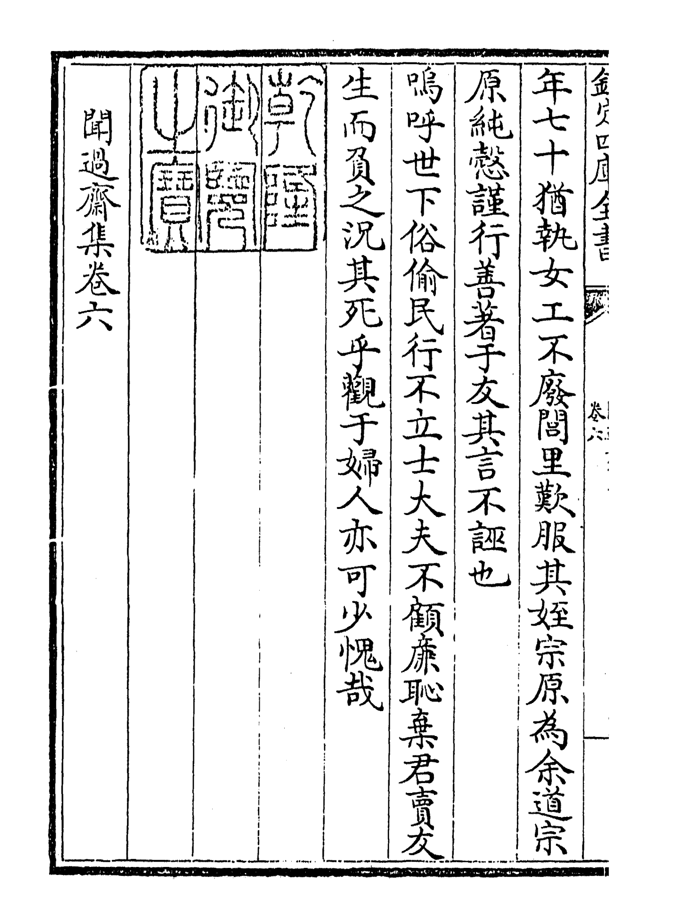
閩寡婦傳

吾嘗讀列女傳信人道必本于夫婦夫婦正則父子兄弟可得而正矣暇日取鄉邑婦人能守義不失為衆所

稱者猝而録之為世勸焉黄氏者閩縣清廉里黄俊之
女永慶里何登之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生男纔四歲
女生纔四月上無姑嫜旁無姒娣産業隳墜不足自給
有勸其適人者黄氏曰吾夫不幸迫于横禍以死遺孤
藐然歳時祭祀實托于吾吾奚忍棄之且自始與之齊
既誓不變今而乃負吾心乎勤儉刻苦日夜紡績以育
其子鄰有富人恃貲力每欲侵之不可乃挈男女歸外
家依父母以居俟男女既長乃還銖積寸累漸復舊業

年七十猶執女工不廢閭里歎服其姪宗原為余道宗原純愨謹行善著于友其言不誣也

嗚呼世下俗偷民行不立士大夫不顧廉恥棄君賣友生而負之況其死乎觀于婦人亦可少愧哉



聞過齋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閒過齋集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禮

聞過齋集卷七

元　吳海　撰

箴銘題䟦賛

聞過齋箴

海自始知學竊有志乎聖人之道然資質愚昧平日所為鮮能不悖于理中夜以思惕然内懼誠以人之有過不能自知而他人知之人知之而或將告之不知其樂聞與否也則亦將不告而已矣然則雖欲聞之安得而

聞之用是扁其見賔會友之所曰聞過齋夫過而人告之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其忍遽自棄乎敢因以請而箴用自警云

人之有過鮮能自知知而必改其躬乃治嗟予小子實寡實陋雖曰有志而未克就修心以思据已而為是敢謂然自信不疑憂心皇皇如疾在體曷賜之藥而有弗喜幽幽冥行擿埴取塗曷炬燭之而有弗趨君子愛人

示之以德既教既戒俾我弗惑善遷則有過改則無申以朝夕誨于坐隅

慎獨齋箴

爾身不善衆則知之爾心不善人莫能窺既形諸心爾則知矣奚必十手然後為指凡巳善惡不與于人欺人則那欺巳欺天念之未興鬼神莫測庸執爾心主一無適所謂一者非物可尋專靜而存儼乎若臨兢兢業業罔敢或易如是而發發必當理嗚呼夙夜敬之敬之少

或不謹去道逺而古人有言不愧屋漏在室然矣出則無咎靜慎其守動省其機斯臾弗替勉哉庶幾

慎獨箴

右丞龔思永得太子賜書慎獨二字請為銘之

人之一身心實為主外以應物内焉發慮是心之發其端甚微人不能測惟已獨知惟正惟邪為善為惡為公為清亦為私濁當其發時如弩機張繆則千里差由毫

釐于何慎之閒居暗室慎之又慎深致其力勿謂爾獨
上帝實臨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孰明匪幽曷隱不顯無
怠細微戒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不自欺巳意乃
可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舉而措之若掌斯指噫言之
甚易為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為山星文煌煌青宮所
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

吳彛字箴

族諸孫彛始冠楊先生字之曰有常予重為之箴以厲

成德云

民有常德實天賦生蘊而為性發而為情手攝足履目視耳聆必循有則乃踐厥形聖人安之渾然天成賢人執之反身而誠道不可離理無定名承親為孝事上為貞禮正家室義敦弟兄四方上下㮣絜其平毋縱爾欲度爾常程毋越爾分懼爾弗稱常言必謹常行勿輕見得視義思寵若驚多金重組布被藜羹在命有定適時或丁匪巧所謀非力能抨惟善常率惡爾常懲反常為

異妖或以凭反常為逆禍乃以興有常弗惑有常弗爭嗟嗟小子如日方升告教爾字爾式斯聽如轡在御如木從繩動考爾常闕射斯正靜守爾常心存目營德輶如毛言舉弗勝道豈不遠在人能弘隆師親友博史窮經聿觀往昔載稽典刑勗爾不怠德立道凝自天降佑胡考以寧我言諄諄爾將服膺

葉遲字箴

君子之道以靜為主寬則能容衆善所具裕則不固學

乃以聚言出而詳不躁不暬行慎而周不躓不仆慮時以動人孰爾拒事至必審義焉是取欲速不達進銳速去温温其恭惟德之府雍雍其和爾躬則豫爰錫爾字曰仲綽甫承天之休福禄黄耇

愚樂齋箴

吳居貞扁所居室曰愚樂或問之曰子以為大智若愚學老氏之學者哉將玩弄世故而自處黙黙乎將與衆纓兒而自為谿谷乎將忌清泠而為汙瀆乎將以退為

進思不殆不辱乎將與人有餘而自取不足乎將為不屑而惟善其獨乎不然而奚其愚之足樂也居貞曰吾豈為是數者哉吾質鈍而懵于事然觀世之騁智用私而務計數者終日役役然竭力疲體勞神敝精而忘其性命吾恥焉病焉不若拙之無作偽靜之得自適也故以愚樂名焉吾將學為聖賢之徒肯從老氏者哉予聞其言而喜之因其請箴以勗之

在昔顏淵善學聖人終日如愚步趨遽遽在陋巷樂不知其貧其愚如何四勿謹身博文約禮從子循循其愚如何仰鑽瞻忽卓爾益親天道且變心不違仁曰吳氏子亦克有志寧樂其愚不飾其智名其齋居朝仰夕企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惜陰齋箴

陳生璠自表其齋曰惜陰求予言箴以貽之

為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志分古人為學孜

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課餘家園絶迹韓子焚膏窮年弗息嗜學若兹寧不成德令人為學或怠以嬉既間既斷無有緝熙暴棄不悼忍于自欺四十無聞由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追及時不學汝將何為大禹聖人寸陰尚惜衆人分陰豈可虛擲煖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獸禽臍不可噬後悔何任誦言座隅以代砭箴

古卣銘

劉監丞家畜古卣相傳商時物殆未必然然此器非近代所能造也玩之起敬為之銘曰

貌質而野氣渾以堅我覿斯器如其人然噫古人不可作矣其心猶將托是器而傳耶

古劍銘

王使君有鑄劍甚古將埋之求予銘以識之為之銘曰

氣射斗牛鋒剸蛟犀利固在爾用兮有時淵深靜蟄雷

聲奮飛

石磬銘

彼之硜硜乎叩之而鳴乎誰哉有心乎

石巵銘

奉無墜飲無醉不訾爾器

孝經圖跋

李龍眠善畫固其一癖嘗見詩豳風圖離騷九歌圖商山四皓圖此孝經圖皆有益于世士大夫游戲翰墨亦

不可苟世俗但稱其描寫之工安知其用意之遠是豈立本道子輩可比耶

題風雨歸舟圖

千林暝色風雨淒淒萬里長江波濤洶湧一棹獨歸亦足慰人意

題醉圖

右醉圖坐而飲者三人從旁卧者一人坐而背相倚者三人抱琴而行不進者一人扶曳蹁躚顧而笑者二人

一人俯而傾凭者在其前一人仰而頽僮從後擁一人弛衣跣足偃首橫體若虢兩僮舉而還之凡醉者十三人僮四人嗟夫彼舉而還者身世已不可知頽者傾者微二僮即仆矣還顧者豈不見抱琴為可笑耶坐者三人度不能起欲相倚以為安乃頸折脘脫兩手據地各披一面而飲者方且拍浮舉白酣酣相屬不知卧者已在旁矣嗟夫孰不飲酒也而遽至于是是果何美而嗜之不置前者昏昏不省後人之尚飲後人但飲肯顧前

人之已迷商辛以此亡其國江左諸人以此亡人之國良工心苦徒發醒者之笑是徒醉魂千載猶未寤耳

題商山四皓圖

嘗觀李伯時畫商山四皓圖意趣幽遠筆力精妙宛然千數百載如見其人因念少時讀西漢傳四君子避秦亂以去采芝之賦詩若遺世者至漢高欲易太子大臣不能止吕后用留侯計延致四君子復出遂從太子見上此卷謂馬遠作予雖不能識然韻度高古亦足為佳觀

其三人離立矍鑠蒿目若深憂攢首若共語一人仰空曳杖去之豈計欲出山三人已相唯諾其一人尚未定耶將昔人之見與予同固因畫以寄意耶毋乃畫者不省其布置偶若是耶是足以發予衷而已

題太公釣渭圖

古之豪傑之士不幸遭時之否而隱乎崆峒之野寂寞之鄉與草木同腐而不悔及值時之亨則出而經綸天地品育萬彚使三綱九疇得其敘昆蟲草木遂其性其

出處固自有道豈容易議哉如夏伊尹商伯夷吕望是已下如商山四老魯兩生嚴光之徒皆進退不辱至皇甫希之周顒盧藏用輩當時之譏不免況後世耶方山山人持太公釣渭圖求題一言語稱吕望釣于渭濵年八十矣遇西伯出獵載之以歸至武王時有牧野鷹揚之舉拯民水火以安天下其功不細矣然孟子言世無文王則終焉後世如是圖者罕見豈無太公耶抑無文王耶

書三先生帖後

右三先生手帖伊川晦翁各一南軒二伊川書世不多見南軒答宜州一帖論奠才都事公文之外别附此簡見閫臣州將之情相通而慮事之詳如此伊川書敦重朴素如周彛商鼎巧麗遇之自廢南軒書精神動越晦翁書意思雍容其心畫皆出于自然令人敬慕不已彼世俗專以媚為工而學者紛然追以求其似亦何謂哉

醉道士圖跋

畫以興趣韻度精神為佳三者不足而位置徒善則模搨古人者耳是圖引稱唐人用懷素詩語作醉僧圖道士屢以此嘲僧僧以錢十萬求左相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以敵之夫醉僧圖行舉世同一噱何乃獨仇道士立本位已顯又可十萬强役哉或者立本見醉僧圖其故習尚發則未可知而此特其贋本豈好事者托之以自售題引又從而佐之乎噫道家者流宗老子老子以清淨為法烏有其徒若是荒湎哉就令有之亦不足為世

損益惟士大夫若是則不可然則是圖獨不為士大夫商監乎

題劉監丞所藏海岳菴圖

前代畫山水至兩米而其法大變蓋意過于形蘇子瞻所謂得其理者是圖山峯隱映林木慘淡長江千里之勢宛然目中胸次非有萬斛風雨不能下筆安得此筆盡畫洞庭三峽石城赤壁使未至者若履其地耶吾嘗見真本于新安鄭處正家他皆臨本

題孫位畫馬融吹笛圖

史稱季長美辭貌好吹笛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生徒千人坐高堂施絳帳列女倡歌舞于前器服多侈飾後世傳寫之者豈非謂儒者盛節足夸耀哉吾觀張禹亦然然禹之門乃有彭宣融之門有盧植彼二子之于其師若在模範之外豈獨隆性乎是圖當畫東觀南郡非涼州朔方時耳若董子帷講誦世乃不畫將以其淡泊不足動人耳目乎噫師道立則善人多漢始失之叔孫

故後來稱師若張馬使魯兩生之道行人皆如董子漢獨不可為三代耶東京文學未議也已

醉道士圖跋

予屢見醉道士圖所寫醉餘顛倒猖狂之態備矣然皆宋人所作是圖規模體度有非唐人不能及者而其臨榻亦易識也

題鼬食瓜圖

鼬鼠食瓜物之恒情也而人共憎之重瓜耳噫鼬食瓜

則憎彼碩鼠食麥食黍食太倉鼷鼠食郊牛反不重不憎何耶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文公先生道德事功被百世其寸紙片墨流落人間自當為世所寳況平生交舊往復書札其子孫寳之宜如何耶此卷前四幅文公與黃運使書後兩幅右曹與左藏書五世孫煜出以相示捧玩之餘敬識于左夫君子之于前修往哲觀其迹則思其人慕其人則企其行非

徒寶之而已

跋藍仲晦書三體千文

古人作字不苟其運意執筆各自有度故其結體嚴密隨態而自妍近日稱善書者率皆市倡妖治備極無一點貞淑之氣使人赧恨不已此卷三千餘字清徤雅麗沈著痛快篆得古意草解分隸無一脫法無一敗筆足見君之所養窮而不挫老而益堅故其發于心畫如此然未知世好如何也噫知之者鮮矣

題半方所

明月也能方不見階前影影方形且圓何碍

隨闕病中秋夜坐心有悟焉若有助成此章

者因題其所曰半方敢求敦好翁作小篆諸

君子發之

邱鍔啟

道在天地間無乎不在在人之所契焉若吾夫子歎川

流之逝子思子視鳶魚之察伯淳並花柳而至樂存堯

夫玩風月而清意足彼四君子則然他人其不謂然乎

蓋達人因時而知化遇物而燭理景觸于外妙契于中明月在天容光必照隨規而圓隨矩而方方圓大小不繫于其所受至體無虧因遇而應若邱隱君之所悟不其殆是乎夫如是則謂之方亦可不謂之方亦可以之名亦可不以之名亦可隱君之言固不盡意意有在于言之外將有善悟者得之

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後書

宋至德祐國事已非元年二月似道出督而自潰宜中

當國冬十月遣柳岳赴燕城議納土求封小國直學士
高應松辭草表乃以京局劉褒然權直院為之二年二
月少帝北遷叅政高應松僉樞謝堂臺臣阮登炳鄧珙
陳春伯等從行是時王爚為相而去章鑑為相而遁陳
文龍黄鏞僉樞密辭母老而遁陳宜中劉夢炎為相又
相繼而遁惟前相江萬里家居赴水死其餘執政臺諫
侍從制帥監司守臣往往多降與遁追景炎十月陳宜
中又遁而宋亡矣嗟夫委質為臣固將死之仕危邦無

可去之義安享其利危則弃之誠亦何心觀詔中求助之言甚切其志亦可悲矣若應松亦可謂不失臣節也已彼一時降與遁者何人使高公亦或為彼之為今此詔猶存簡書不足畏獨不愧其子孫乎此詔高氏保之幸勿使諸降遁者子孫見之將置遺恨于其祖也

書張原霆文集後

世俗為文務詞勝而已然多不根于理豈古人立言之意哉吾輩幸生濂洛諸儒之後聖賢之道大明于是為

文而不根于理則更無足觀已張生此卷殆百餘篇皆于道不背信有本者如是夫

琴贊

元統甲戌予以十金貿一大古琴名曰霜鍾其聲清以亮韻以辨自然以安超然而遠聞嘗試之數琴合奏一曲出户遠聽之衆聲之中一聲缺衆聲而獨鳴者霜鍾也信其寶矣愛之甚調之三年反諸其人不能忘之為之贊以記之

匪絲匪竹豐山之鐘匪搏匪拊至音渢渢凝霜在野素月流中寘心有契神化無功

霜鐘本泉州某故家世器至治間蘇某者為泉州府推官求于故家不與後以事起獄其家出百金以賂不許必得琴乃已既得甚寶之雖百金不易也後家貧其子以質十金于予予復寶之三年而贖歸時價尚五十金又數年家益貧遂十五金貨之予亦不能復售也因賛霜鐘漫記其事

混沌子贊

古之君子抱其美而不諧于世或隱居以求志或任情而自放故有以號易名而因以寓其意若天隨參寥之屬今劉生子中憤時俗之險鷙喬詰將游心乎太古之先探道于杳微之極號混沌子固請于予為之贊曰

泰始茫沕泯然有無形之未形而奚名乎至人優游獨與道俱不病于末不羡于初何以言之混兮混兮天地之母沌兮沌兮萬物之祖寂兮默兮冥兮爽兮守之至

沖達之無疵昔顔氏之子孔謂庶幾既得心齋終日如愚彼知與象罔皆安能得珠孰假修其術追其訊諸

逍遥道人真賛

昻然霄漢之志衮然宗廟之器錚乎金鉄之剛絢乎組繪之秀豈毫絲之末所能寫其一二然袖中黄石之編足下泠風之履殆將與汗漫者為逍遥之遊脫汚濁而弃泥滓也

友石山人真賛

油然春雨之心肅若秋霜之氣鷙鳥獨擊𡨋鴻高逝昔時皁蓋朱旛今日麻袍草履此山之巔彼水之涘長吟獨行與石為友

直方賛

潁川陳某始來郡城予識之晳白疏俊好學而文㒵然佳公子也不見將三十年今年訪予七巖山下雖風采故在而顏亦向蒼聽其論嶷然不隨流俗波靡予喜之夫人年少氣鋭未嘗見事莫不妄自許高視闊步議論

監一時語爵祿金玉不肯屑意至其終身所經營者乃其所不屑者也不幸遇患難窮困百為不得一遂則垂首帖耳低志下意視顏色于人若戚施籧篨然者何限也若子之意氣今昔未嘗少異豈不賢于人哉子以直方自號請言于子乎惟子之賢于人而不狎于人者固其在此然以自守則可以自矜則不可矜雖未至于忿戾亦必取怨疾于人其非君子之道也吾之愛子也故以君子之道語焉昔者闕中得正故動而直與方苟非

柔順之德恒于中則其動未必能然然直而至于訐方至于不可行則亦焉用為德矣昔人有惡曲者終身不乘車有惡圓者終身不肯仰視天好惡之蔽甚至于此今子之好直誠無若昔人之惡曲子之喜方誠無如昔人之惡圓曰直與方皆以順發之則其德豈有不善者乎為之賛曰

坤有至性曰順與柔善承乎天其德優優二于其間正體凝位動直以方吉無不利厥利伊何直乃其正方乃

其義君子法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既立德斯不孤無行不宜又何疑乎曰直與方于是為大聖賢可幾孰不予畏

薛子威真贊

畫所能擬者子之形容所不能寫者子之心胸好學如不足為德務益充其待物也恕其愛民若恫瘝父兖子賤中牟魯恭觀者因吾言以求之則薛子焉可逢

自贊

爾之憂謂學之不修其不憂蓋于人何求追往駕而不及喟獨行其誰仇策駑鈍以自厲將歲月之無道惟岱高其可仰庶卒歲而優游

聞過齋集卷七

聞過齋集卷八

元 吳海 撰

雜著祭文

刋子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儆

吾讀冠禮而思身之未脩讀昏禮而思家之未齊讀喪禮而思愛親之未純讀祭禮而思事親之未至吾不孝大矣吾罪多矣嗚呼皇天矜予乎祖宗保予乎往者不可及已惟兢兢以自厲庶來者其免夫

感春操傅德謙作琴操曰感春屬予和之

春之陽兮卉木具菲運之慜兮六合具腓時旣邁兮可追文欲墜兮凜乎予中之危　朝不食兮苦饑夕不寐兮式歌以唏悠悠昊天曷慰我思

木石居辭

會稽胡生放曠不仕自號木石居自名公廣為賦述志亦徵予言予陋且固豈足發明深旨辭以問之生越人而寓于鄜自闔視之地

皆北東也故稱北東之人辭曰

北東之人兮子何木石之與居桓桓蒼蒼以挺植兮淩霜雪以為娛魁危磊硊終古而不變兮塊獨守夫貞固偭同類而弗羣兮狎異物以為徒將中契而道冥兮外不言而形喻噫于噫于黃農遠兮有唐有虞莘則耕兮渭以漁我思古人兮中欝以紓末之從兮吾將轂城與申屠已焉哉松栢斧兮斗蔽其樗石則言兮鞭以驅戶且棘兮曷云其途四方上下兮一為蘧篨子之所兮何

如北東之人兮吾將諗諸

答問

吳子遯居水西閉門不出客有過焉問曰吾子亦有憂乎曰有曰然吾視子衣服不及時饘粥常或虧終日轉徙無有定居然竊怪乎子室雖貧不踏踏求于人迹雖窮不潰潰撓于中談今道古言論無取偭衆違俗獨立誰與子非拙以愚非喪心失志其不憂如何吳子曰聖人有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是安足憂哉然子謂我愚拙實然亦豈喪心失志乎吾幼好學長而彌篤攀前修之逸駕追往聖之遐躅既孜孜以求道屢顛沛而不易牽繩制墨以就榘矱年邁伯玉而猶非志慕仲尼而不及閔閔乎老之將至而弗覺也是敢不夙夜惕厲畏且懼乎此吾之内憂也若乃感莘野而懐伊尹仰西山而思伯夷誦鴻鴈而哀流人披王風而悼彼黍而又閔杞人之無寄嗤夸父之不量力則吾之外憂也抑又思夫古之人相告以善相勉以義

書曰胥保惠胥教誨今之人相尚以詐相飾以偽詩曰為鬼為蜮若是者皆我所憂而貧則非也客不悅曰吾不曉子所謂吾聞衣食足然後治禮義今子饑寒之不恤而道是謀困躓之不懲而學是力誠所謂憂不切之憂務非急之務巳之多云又以慮夫人是何謬惑不通吾向徒愛子今視子若是之固流離困厄皆所自取尚未知底所吾亦何有于間子哉亦不能間子矣揖而去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禍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七篇凡六經聖賢之言未嘗多也商周而下秦漢以來十八代之史記記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畢世不能盡其卷帙無益于身心不資于家國非有補于教化風俗治道徒為多矣況其偏蔽邪曲足以堙正理炫耀反覆足以蠱人心其揣摩計較欺

奪足以壞治道使人身心不安順上下不相親福祿不

下闕十字　是書之罪也然其言或放蕩

而無涯或幽昧而難窮或狎志下闕十九字

易入或近利而有功故世鮮

有不好之者至其詼諧鄙俚隱謬神怪之淺近可笑誕

妄不足信者則俗儒賤士又爭取以為博物洽聞夫楊

墨佛老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

遺事外傳史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竊意上

之人有王者作將悉取其書而禁絶之然後讀書者得以專其力于聖賢之言精其志于身心之學玩其意于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于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而書為有益于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滋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諸儒講論定其品目自經史某書某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禁其他則皆禁之諸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至近世諸人之文悉加纂輯類為大全其

餘一切除去自秘府不蓄絶其根本然後出令天下非官所定民間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刋鬻場屋引用者黜降停年民間文字不得引用無稽之言如女媧補天長房縮地嫦娥入月阿香駈雷與凡齊諧雜俎列仙傳搜神記幽怪録之類異書既絶數十年之後童稚生長不涉異聞其心志不惑惟經史聖賢之言入者為主于以養徳毓才廣量成器其效豈小小哉

書貢尚書閩南集後

右尚書貢公遺藁在閩中作者題曰閩南集敘引皆一

時名公賛述備矣其門人鄭桓以予于公有一日之雅俾綴一辭然予亦豈知言哉惟國朝文章之盛足以追配前古而公自先文靖公已綦名海内而公實繼之威儀步趨既有家法若富人之子而富服用奉養之有素世官之後而顯風聲習氣出乎自然故公之文豐腴清潤無山林枯槁之態温厚縝密有臺閣優游之體敷暢條達如春花之妍委蛇演迤如長江之流海之所以竊論公者如是尚憶香嚴寺别時公執手屢問何以益我

至不容遜謝乃曰在閩所酬贈不已多乎公慨然深領予意要至蓮花寺信宿尚欲有所傾倒而予不可詎謂此别遂為千古乎因覽遺稿不覺愴然

書盧明安事後

宜春夏生為予言至正壬辰春紅巾犯江西王師禦之夏生從其舅劉世昌佐噶海齊南書幕府涿人盧明安亦侍父從戎明安端厚簡言有學問生與交甚相得未幾生省母入閩明安父没亦還居豫章戊戌四月十六

日陳友諒攻豫章城垂陷明安出伺望欲奉其母以逃至當闕池遇兵入明安度不得脫即自投池中人以告其妻劉劉亦赴池與俱死生旣敘其事有譏者曰是死無名明安無官守言責姑聽其執未必見殺豈徒傷勇抑實不智子爲傳播子亦祗去哂耳予曰有是哉夫死者人之所嚴生者人之所順茍非懦熟畏怯遑遽失措則必內有所守顚沛之際乃能捨生取義視死如歸耳吾不知明安所植立何如夫明安豈不念母懷孥欲全

其性命骨肉特不肯枉己從亂謂生不如死顧欲以死為生耳而劉氏又能奮身以殉其夫非獨情愛之私盖明安讀書平日閨門禮義之化不然一婦人女子倉猝有能若是之勇哉譏者之言毋乃内有所歉故預為是說使他日有官守言責而偷生苟免亦祈人之不議已惡可哉

讀管子

管夷吾在春秋世稱為名臣其相桓公不過摟諸侯以

相伐擅其勢而竊其利其獎王室繼絶攘戎事雖正而心則私不如是不足以成其謀耳書凡分十五篇亡二十餘篇大會明法制數設利以致人求其正君道民之術無有也至論黄帝堯湯益誣矣菁茅石壁之謀中智所不為若内業白心等篇其心術之微可見嗟夫彼以利誘其君苟輯于一時而開後世無窮之禍身死而其言已違君覺而國内大亂智不延于身又及其君毋葢其才雖富而心則狹故識甚淺而功可羞然其不仁亦

甚矣後世申商晁錯之倫無非宗管仲者孔明自擬豈謂其才邪楊忱推尊管氏亟欲以王霸混之蘇子瞻善論猶以為仁何哉張嵲區區無足道也

讀墨

韓退之稱墨翟與孔子同道是何言之過歟夫墨之于孔猶紫之于朱也退之末能深明夫子之道徒見墨之言大故從而惑之墨之道愛而無本孟子距之之嚴懼其惑世害仁而誣學者而退之所取乃正在是觀其書

以親士為首而修身次之既失先後之序謂聖王率百姓以尊天事鬼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不上同則天鬼惡而罰之言天必鬼奚不專理哉錐刀井木之喻闕其所長大盛難守則老氏之意而自異于道矣曰得意賢士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舉賢亦有異與七經二論究其旨歸不過以力時急而自養儉為治國之本墨翟生戰國之世原其立心以愛則固賢于申韓管商之徒謂其知道則未可烏敢以並孔子哉退之晚歲乃

能見道與孟簡書言楊墨之害蓋讀墨少作也編録者不知去之耳因讀墨幷論之

讀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二十二章凡以陰為守以捭闔飛箝忤合揣摩為用讀之使人神志迶叛道德消喪真世之大賊也豈但探囊胠篋發櫃而已哉人非内有所定而遽觀之未必不為所蠱既賊于心必賊于人用而賊天下國家傳而賊于來世若是之書惟當棄而不觀若是之人

惟當絕而不交妄與之言必為所誘嗚呼二帝三王之治惟不行而世有是人聖賢君子之學惟不明而世有是書豈徒斯人之不幸抑乃天地之不幸而猶至今存何邪有聖王者作是人固當誅是書固當焚也吁可畏哉

題念上人詩集

念上人警敏嗜學繙經安禪之餘往往從事觚櫝以故多與文士遊為縉紳所重暇日持詩兩卷求益予觀上

人之詩其用功可謂勤矣勤則不可禦也夫詩正與禪類學之雖久悟在一朝方其學時何者為悟及其既悟何者為學然未有不學而能悟者上人以吾言驗之他日禪益悟而詩益神矣

樸存解

鄭純甫學古人之道怗然自守不為文飾衒外希世取名聲人或譏之曰是儒生斯世而不為斯世是何猶有樸者存也純甫聞而笑曰彼論我實然不誣也乃自號

樸存人以質于予曰鄭叟愚者邪人以樸稱已不慦喜而受又以自明何也予曰鄭叟賢乎哉昔者莊周高世士也人命之牛則諾命之馬亦諾牛與馬皆受不辭而于周之賢未甞少損吾固知鄭叟賢者也且子謂樸善乎不善乎夫天地之生自太始則有太素素非樸之謂乎是其為生之質物之體事之原也夫禮始于杓枝樂始于土鼓飲食始于汙尊燔黍作服始于衣皮宮室始于構巢書契始于結繩一何其樸邪是時人淳俗野率

性而為上下不爭四海如一當時不知所事後世無聞其迹追中古聖人者作然後樹道以興教因質而設文而典禮品秩文物法度生焉文質蓋彬彬焉而樸未嘗離也故五帝有雍熈之化三王成大同之治萬世不能加矣自是而降文浮質泯而樸之存益少故夫子有從先進之語林放問禮本則大之子夏聞後素之說棘成有何以文為之歎皆衰世之意也自是而又降則世愈變而道愈微政愈繁而俗愈偷然至于今極矣譎詐以

為智婦孺以為仁刼質以取信相下以成禮簡情以為義五常即虚九德不立人紀大壞求所謂朴蓋萬一不存矣顧其擾擾憧憧喬喬詰詰如蜮如鬼如蜴如蛇噫若是尚得謂之人哉今鄭叟誦聖賢之格言慕前修之景行遵先王之大路衣則逢掖冠則章甫業則詩書守先世之田廬安分無求不矯矯以為直不溷溷以為汙不茍茍以為容不皦皦以為明不僥倖而行險不索隱而為怪俗壓不棠世紛不繳恬淡以樂其生優游以終

其餘年吾方愛其朴世顧以為譏邪且夫大羹不調至璞不雕子將以羊質虎皮者之為尚邪將以鞭韉而梔為寶邪是何朴之譏也其人不能對吾請復諸純甫

書宋武岡守楊公遺稿後

自古及今君子之慮小人不審而尋被其禍者衆矣予復因慶元君子之事而有感焉宋寧宗之立趙忠定公汝愚之力也遣侂胄白意太后不得事因閤禮而泱侂胄認以為功而忠定處之觖望忠定亟汲海內名士將

以興致太平伲胄意不便于其間陰引同惡以傾善類
未幾去首相不與廷議事多從中下李沐何人敢為禍
首事無可指遂誘以同姓圖不利社稷蓋將一網盡之
章頼徐誼呂祖儉諸人皆以救忠定相繼罷斥李祥楊
簡又出補外憸人之黨立朝殆遍事亦何可為者而六
館諸生乃復有能回天拔山者哉若武岡守楊公宏中
時方為太學生與其徒六人上書闕下彼忘其身之微
將以一杯水濟一車薪之火夫豈不智不量其力蓋義

激於中雖以試刀鋸鼎鑊而不悔可謂難矣當時稱六君子夫豈虛美哉忠定既竄學禁旋興禍如東漢之季馴至開禧天下幾亂嗚呼小人得勢豈徒君子之不幸實有國者之大不幸究論其卒彼亦何利焉至今武夫童子聞侂胄之名哆吻唾罵若楊公之後無賢不肖人見之必曰慶元君子之後莫不加敬是理安可誣哉椰子又論士大夫于天下大故不避禍難憤切言之至於朋友僚屬之際其事不係天下之重而能悉心以規諫

者蓋寡非秉志不私而愛人以德者詎肯然邪觀公與
汪察院一書益可徵其平生矣公之五世孫絅出公遺
像及公文稿瞻仰之餘敬書卷末噫世有誦公之文覿
公之容而不背汗泚顙者亦幾何人哉有内揆不能而
外為大言以欺世者公之罪人也

祭鄭氏甥女文

死生之際人孰不悲我悲獨深欲將告誰汝母吾姊當
娠汝時年二十六產汝而斃念汝之生尚安可期既脫

繈褓又離孩提視汝長成幸汝有歸壻亦吾甥室家孔宜生女生男吾懐怡怡汝家凋敝汝力扶持道汝艱難我内如封去載入山我禍洊罹汝遠來唁相對泣垂寛譬百端謂之數畸孰謂汝歸奇疾遂隨豈無盧扁望能治理汝弟汝妹汝姑汝姨環立拱視愛莫能施張目待盡汝情苦而嗚呼人以百歲為不足汝竟如此而止昨日見汝之生今日見汝之死吾哀誠不能置也嗚呼我昔哭姊痛視汝存今日哭汝不忍諸孫汝有神靈相其

成立受命不豐庶為後福殯宫孔邇幽坎何期祖奠一觴庶幾享之

諸妹哭羅氏姊文

人之至親父母兄弟死生疾病皆得相聚何不幸者獨為女子我重不幸自幼而孤我父先徃我母繼殂姊妹四人與兄弟俱同生異長行各一隅惟姊最遠有如越胡間歳來歸能一聚首雖則暫會别亦不久姊復多病不利起居不能苦留為我踌躕握手欲别淚恒至枯將

病之原亦由此歟暮春之還姊為我語念病既久恐遂不愈子少未教女幼未笄病未及死焉能置懐干戈猝興人各奔竄及其少定乃得相問姊病已劇伏枕弗興奔走未及訃云姊瞑呼號無天踊擗無地骨肉永絶此生已矣哀哉哀哉昔姊常念欲得與諸妹過從而不可得今諸妹遠來求見姊不可得矣有淚如河不能到泉姊能有知我心則傳清溪之水流怨無已出門一慟夫復何俟

祭葉祺文

人之始生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曰丈夫子彼窮與達數有偶奇彼短與修命之不齊在巳者崇在天者俟惟曰懷居乃士所恥古人有願馬革裹尸首邱屬纊視死何畢子有鎡基有時有勢出門耿耿一笑萬里煌煌京國玉粒桂炊子留兩年不知客羇曳裾王門珠履追隨爨錐脫穎薦牘交馳有志不遂有才不施命不與謀誰能謀之嗚呼嗟嗟大江西流兮粵臺之下江之悠悠兮岸

幽幽楊花飛兮送行舟子之行兮萬里望中原兮阻修
嗚呼嗟嗟朔風起兮吹黃沙黃沙驚兮亂棘眼雲凭凭
兮念子遠春雨深兮烹鯉魚秋鴈來兮重寄書忽乘風
以長逝逐飛仙之瓊裾嗚呼嗟嗟可奈何氣填鬱兮淚
滂沱悵後期之不復惜往日兮奈何尊有酒兮豆有核
長歌下招兮心結愲耳聽兮語言容貌兮吾前情闕切
兮不得宣恨枉深兮不能傳之死則天有志兮吾為爾
獨憐

祭鄭以宏文

嗚呼天乎謂天不言所出者理善人之生為天地紀善人遽亡天一何恃或者謂治世天道昭明世亂天道反覆是固然邪是不然邪賢哉鄭君耿介獨清凛乎操節長松堅冰上師聖賢抱守遺經視黄金不富駟蓋無榮世之何物足以動子直不能與世俛仰隨時重輕則為造物所厄邪賢哉鄭君吾黨之師曩嘗一相見令人愧厲數日今其已矣誰為余益此余所以傷心刺骨蓋與

君心交而神契非徒惻惻已噫是果命之然耶世之名一善者近亦往往淪謝自哭君之後復哭二三友矣嗚呼天乎天胡然哉匪言之長以宣我哀

祭蘇善卿六丈文

人之有生則必有死死顧有為人所幸有為人所惜至于人莫不痛其死則猶不死也嗚呼先生之質之純盎然春和粹然玉温表裡如一誠意肫肫得一善而喜忘食忘寐聞一惡而戒如刃刺鋒鑚讓夷推德周貧急難

生不負死行必踐言孝友子諒愊愊怐怐自其家無間言自三族無間言自鄉黨朋友下至僮僕無間言雖婦女童孺莫不愛敬以至兇頑險狡皆革面而不敢售其奸此豈富足以致其慕勢足以起其畏邪比其歿也聞名而不識面者亦齎咨感歎此又安可得邪海以繾綣之親辱知最厚痛悼之私實逾常品然所論述則不敢過也嗚呼載思往日一話一言談經講道酌酒酬篇青鞋布襪水涯山巔荔陰橙香月下霜前徘徊接武笑語

連肩亂離相依廬旅仍年去年冬初君時抱疾我往來
慶謂君六秩豈知勉强為我追陪曽歸幾何遽以告萎
肝腸傾翻骨肉驚顫傷心欲狂涕淚如霰嗚呼我有疾
病君省候之我有患難君赴救之我有不及君教誨之
凡我衷曲君盡知之君有所為與我謀之樂為我喜憂
為我戚而君之疾我不得視湯藥君之殁我不得視纊
息終天之别不待永訣于我私情如何如何蚩蚩横目
或得黄耇君即百年何足為壽海也道不侔于時用不

符于世貧賤寡陋不足數發潜德尚逢白居易為建善人碑象峰之阡出門企只既安且固利其後嗣靈辰永遷輀車載路薄奠一觴瀝此情素哀哉哀哉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嗚呼君家在蜀而墓于此蓋生于此長于此仕于此沒于此得不為閩人邪方烟塵之蔽空望故都其何許存順則何往不安乗化則何在非寓七十已壽何必百齡青袍足章何必緋紫念君賦性孝慈以友念君與人敬

信可久君之居官守法畏咎徒限資格不得盡試晚嬰末疾㽞自前歲屏居謝事不出門户每一相見則趯然喜及其别也嘗泫然涕謂我知君欲托以死嗚呼君平生居而不怡老而不釋歿而不瞑者我固知之矣君亦自知之果海所能理能承此寄而不負邪聊觀造物者而已吉日辰良爰即幽宅惟兹宅兆既堅既好君手所營君目所覩妣考在上右惟君配萬載之寧君窆于左嗚呼已矣平生相知相愛之情固無間于死生也有酒

在尊君監此誠能舉之否

祭陳氏女文

嗚呼汝生而令而不為男此吾家之薄祐也適人而不與百年生子而不及長育幼失其賴良喪其助亦豈汝家之薄祐邪珠沈玉隕兮桂謝蘭萎芳烈不聞兮光輝掩而汝有知兮無知人之悲兮有涯我之思兮無有窮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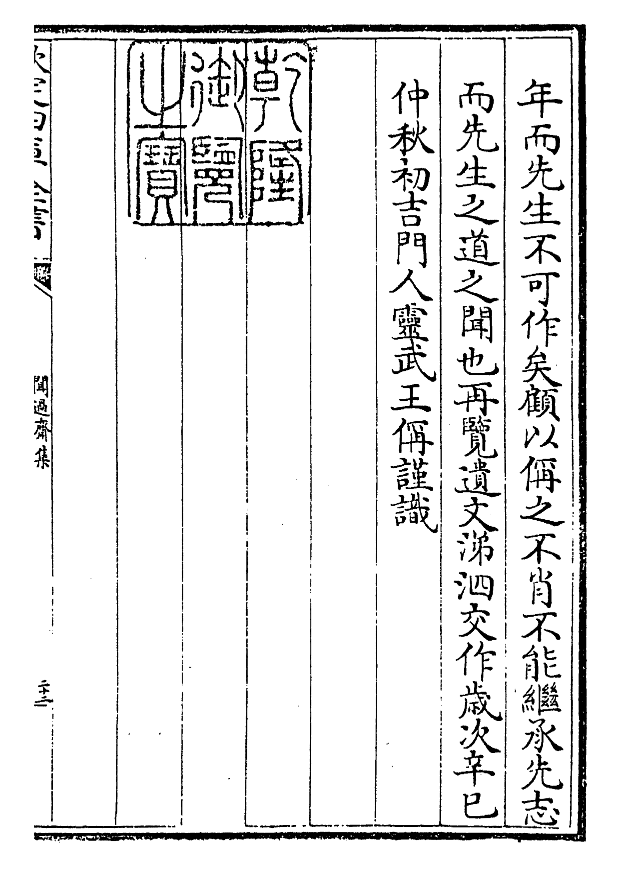
鵜心巒墓祭文

歲在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哀子海既葬我妣涪州令府君宜人楊氏我初生母高氏及弟福寧監稅吳次宗于懷安縣恭順里鷄心巒而奠以告曰嗚呼自吾親之歿二十年而後克葬傷哉貧也負罪忍死生天地間仰惟鞠育之恩顧茲衰病之年昊天罔極其曷云報今宅兆既建言即窀穸千秋萬古永無見期攀戀松楸不勝感愴吾弟次宗以君之賢克繼先緒遭世擾亂遂退不仕年亦何促知命不俟君昔垂絶之時呼兄欲言而不

得言者豈非以後囑我邪今葬二母于兹君實從葬我殤子槃亦附于旁天光照臨土燥以剛山川秀妍四時異景君其樂之猶有神靈相其後昆

右聞過齋集一編乃先師魯客吳先生之所著也僴懼其久而湮沒不傳遂與同志謀鋟之梓嗚呼惟先生以剛明仁勇之資充聖賢誠正修齊之學不幸生匪其時視當世有不可為者于是卓然長往終身不汙一命然閒于閱歷古今感時憤事則寓于文辭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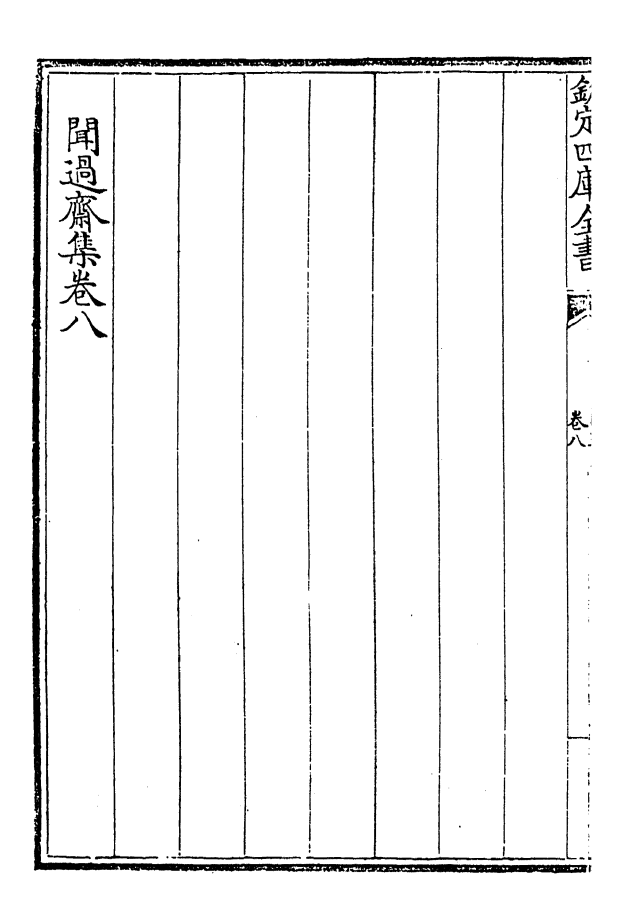
發其趣惟其藴于中也弘故其著于外也茂是編之作毋慮百餘篇確確乎言切而理當氣充而筆嚴讀之使人肅容斂氣不肖之心喪匿消沮葢自六經之文不作濂洛載道之言以下而文之有益于世者僅于先生得之是豈世之文人遷客操觚執簡馳騁于詞藻之場者所可冀哉此讀者必自有以識之矣烏待區區一詞之贅第念曩昔先生與先府君相信彌篤故卒俾偁得受學于先生之門今去先生十有五



年而先生不可作矣顧以偁之不肖不能繼承先志

而先生之道之聞也再覽遺文涕泗交作歲次辛巳

仲秋初吉門人靈武王偁謹識



聞過齋集卷八